

漢 劇

魔 合 羅

元·孟漢卿原作 柳 蔭改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記

這戲是根據元曲孟漢卿“張孔目智勘魔合羅”改編的。原作有四折，前面有一個楔子，這次改編，除刪去楔子和情節略有增刪外，全是孟漢卿原作的翻譯。當然，是否完全依據了作者的意圖，保持了原作的精神，由於改編者水平的限制，對於“整舊”精神理解不夠，是會有很多缺點的，這就希望在上演這個劇本時，能更多地提供意見和批評，使這個劇本能逐漸豐富起來。

這劇現分十二場，是按照漢劇演出的風格改編的，劇情如下：

河南府醋務巷居住弟兄二人，兄李德昌開絨綫鋪，弟李文道開葯鋪兼行醫。李德昌出外貿易，留下妻劉玉娘及子佛留。李文道素來為人不端，垂涎玉娘姿色，乘機調戲玉娘，反被玉娘所辱，因此懷恨在心。

李德昌貿易歸來，中途臥病五道廟中，適遇賣魔合羅的高山，進廟避雨，德昌托其帶信歸家，不

料信誤入李文道之手，文道將高山哄走，即懷毒藥至廟將兄毒害，並將其資財竊走，比及玉娘聞信趕至，德昌已不能言語，歸家即氣絕。李文道又借此威脅玉娘成親，玉娘不允，文道遂將她扭至官府，賄囑官吏，誣告玉娘謀殺親夫，問成死罪。

新府尹清理積案，書吏蕭令史又朦哄府尹，判玉娘問斬，臨刑恰遇孔目張鼎勸農歸來，張見劉善良，似非凶手，劉又苦苦哀求搭救。張乃往見府尹查卷，見漏洞百出，知此案有冤；但府尹又受蕭挑撥，限張三天內結案。張回衙即追得送信人高山審訊，得悉詳情，遂用計騙出李文道的實情，將劉釋放，文道問斬，蕭杖責革職，案情大白。

這個戲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張鼎的聰明敏感、實事求是、明辨是非的精神和肯擔當責任、不盲目服從上級的堅強意志，特別是最後結案時，突破了一般審案方法，採用“套供”和利用罪犯們的互相攻訐，機智地將案件結清。同時，這個戲也描寫了高山——這個手藝人的忠厚老實和李文道的毒辣奸詐。

這個戲寫成於1956年9月，上演後，曾多方面吸取意見，進行了兩次修改。這次，又承出版社提供了許多意見，個別地方又作了一些修改，我們在此謹致謝忱。

魔 合 罗

〔漢 剧〕

人物：李文道 男，三十歲，葯店老板，外号“賽盧医”。为人陰險毒辣。李彥实之子。

李德昌 男，三十二歲，小商人，忠厚老成，李彥实的侄兒。

李彥实 男，八十一歲，愛貪小利，顧慮心很重。

刘玉娘 女，二十七歲，善良美貌，李德昌之妻。

佛 留 男，四歲，李德昌之子。

高 山 男，四十九歲，手藝人，談諧風趣，待人忠厚。

張 鼎 男，三十余歲，河南府掌案孔目。为人正直无私，机智大胆，肯为百姓負責。

府 尹 男，五十余歲，忠心为民，但怕

麻煩，工作粗枝大叶。

蕭令史 男，三十歲，河南府書吏，貪賊枉法，心地狠毒。

縣令 男，三十歲，糊塗无能，見錢眼開。

四衙役 四龍套 刀斧手

第一場 戲 嫂

〔李文道葯店，招牌上寫着“賽盧醫”。李文道上〕

李文道：啊哈！

（念“占子”）

行醫好，行醫妙，
提起行醫冒得巧，
見病人，把脈號，
摸一摸脈門跳不跳，
論下藥，有本草，
“一錢”“二錢”照樣抄，
醫好了是我的手段高，
醫死了是他的命不好，
命不好！

在下李文道。在這河南府醋務巷開了一個葯鋪。只因我行得一手好醫，人都稱我為“賽盧醫”。我的堂哥哥李德昌，在斜對門開了個絨綫鋪，有個嫂子名叫劉玉

娘，生得天姿國色，十分美貌。几次我想調戲她，不能下手，這兩天打听哥哥出外貿易去了，只有嫂子一人在家，不免乘此机会，前去調戲一番，就此走走！（出門）

（念“占子”）

思嫂嫂，想嫂嫂，
終朝每日神顛倒。
嫂子生來好容貌，
就是那天仙也比不了。
若能和她同羅帳，
这一生一世心愿了。
打听哥哥出远門，
趁机前去把情調，
把情調。（圓場。李德昌家）

來此已是，待我自進。（進內）嫂嫂，嫂嫂
啊！

刘玉娘：（上）是哪个？原來是二叔到此。

李文道：正是小弟來了。

刘玉娘：二叔請坐。

李文道：嫂嫂不必客气。

刘玉娘：二叔到此何事？

李文道：聞听哥哥出門去了，小弟特來看望嫂嫂。

刘玉娘：有劳二叔。

李文道：哥哥出外貿易，但不知几时归家？

刘玉娘：少則一月，多則半年。

李文道：如此說來，丟下嫂嫂一人在家，寂寞得很啦。

刘玉娘：多謝二叔挂怀。

李文道：嫂嫂手拿什么？

刘玉娘：这是給你哥哥做的鞋子。

李文道：嫂嫂把与小弟观看。（看鞋）哎呀！嫂嫂的好針綫。

刘玉娘：二叔的夸奖。

李文道：几时小弟買了布來，有勞嫂子也替我做上一双，不知嫂嫂意下如何？（將坐椅挪近刘玉娘，刘玉娘挪开）

刘玉娘：只要二叔不嫌为嫂的粗針大綫，二叔只管買布來，为嫂替二叔做一双就是。

李文道：哎呀！那就多謝嫂嫂。（揖）

刘玉娘：二叔不用客气。

李文道：嫂嫂，想哥哥不在家中，嫂嫂倘若缺些什么，只管和我說，小弟一定送來。（再挪椅子近刘玉娘，刘玉娘又避开）

刘玉娘：为嫂要缺什么，一定來找二叔。

李文道：不是的。嫂嫂要有什么事不找小弟，曾恐哥哥回來，道小弟和嫂嫂太不親热。

刘玉娘：（厭煩地）二叔來了半天，未曾吃茶，待我去拿茶你喝。（起身。李文道扯衣、摸頭）

李文道：嫂嫂，不用費心。好一朵鮮花。

刘玉娘：二叔！

李文道：嘻嘻。

刘玉娘：二叔，天色不早，曾恐你店中有事，二叔還是回去了吧！

李文道：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我是特地來陪伴嫂嫂的。

刘玉娘：二叔你說些什麼？

李文道：嫂嫂，想這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青春不行樂，到老悔不贏。

刘玉娘：二叔這般言語，到底為了何事？

李文道：嫂嫂呀！

（唱“四平”）

我為你白日里不愛茶飯，
我為你夜晚間不能安眠。
望嫂嫂發慈悲了却心願，
我和你效于飛比翼并肩。

刘玉娘：（唱“四平”）

二叔說話無道理，
背着兄長把嫂欺，
若不念你是他兄弟，

定要將你轟出門去！

李文道：（唱前腔）

嫂嫂休要裝痴呆，
及時行樂且開懷，
花開正好蜜蜂來采，
莫等花老蜜蜂不來。

劉玉娘：（唱前腔）

出此言來太無耻，
虧你枉讀聖賢書，
趕快與我滾出門去！

李文道：（接唱）還望嫂嫂念弟心痴。

嫂嫂，你要行個好事。（扯劉玉娘衣）

劉玉娘：你——

李文道：你做個好事，小弟我與你跪下了。

劉玉娘：李文道，你再要這般無耻，我就要喊叫。

李文道：你当真不答應，我就要——

劉玉娘：你要怎樣？

李文道：我要——（抱劉玉娘，劉玉娘避。再抱，劉玉娘順手打李文道）

劉玉娘：叔公快來！叔公快來！

李彥實：（內白）侄媳婦兒何事？

李文道：（惊）哼！有朝一日，叫你知道我的厉害！

〔急逃下。李彥實上〕

李彥实：侄媳妇兒为何这等模样？

刘玉娘：二叔到此調戲你兒，叔公作主啊！（哭）喂呀！

李彥实：啊！这个奴才竟敢这般无耻，真是气死我了！

刘玉娘：（哭）罢了啊！

李彥实：侄媳妇兒休要啼哭，少时我定要重責这个奴才，你且回房歇息去吧！

刘玉娘：啊——（泣下）

李彥实：哼！（頓足下）

第二場 傳 書

〔荒郊外，五道將軍廟。李德昌背包裏上〕

李德昌：（唱“二黃搖板”）

在南昌貿易回归家走过，
中途路偏遇这大雨滂沱。（圓場至廟前）
我只得進廟中暫將雨躲，
一霎时招風寒失了知覺，
头又疼心又痛难坐难臥——

哎唷！（倒神榻下）

荒郊外怎得人來把訊托。

〔高山挑担子冒雨上〕

高 山：（唱“二黃搖板”）

這一陣淋得我渾身水濺，

出門來偏遇着這樣的鬼天。

啊！那廂有一古廟，不免進去歇息一時。

（進廟）哎呀！這大個古廟，黑洞洞的，只

怕有鬼。（咳嗽）哎咳！就在這裡歇下。（放

担子，揩水查東西）真是臘月三十的淘湯：出

門就遇雨，汗都淋干了。哎呀！莫把我的

鼓淋壞了，（看鼓）喲！鼓皮都淋松了咧。

（搥鼓）還好，有點響聲。（坐）

李德昌：（唱“二黃搖板”）

搖鼓聲將我來惊醒，呀！

却原來避風雨又來一人。

哎！門口坐着老漢，不免托他帶訊歸家，

叫玉娘前來接我。（慢挨至高山背後）老伯請

來見禮。

高山：（惊）啊呀！打鬼，打鬼！（掣扁担舞）

李德昌：老伯不要惊慌，我是人。

高山：你是神，我又沒惹你咧。

李德昌：呃！我乃是和你一樣的人。

高山：哪個，你是人？

李德昌：正是。

高山：你是人——你就是人也不是個好人？

李德昌：我怎樣不是好人？

高 山：要是好人，这大的雨，你独自躲在这荒郊古庙中做些什么？我怕是个三——（示意贼）

李德昌：老伯有所不知，只因我从南昌貿易归來，中途被雨，招了風寒，病倒在此。

高 山：你真話是人？

李德昌：老伯不信，那边不是我的包袱。

高 山：（望包袱，抓土擦額）不怕不怕！

李德昌：老伯这做什么？

高 山：你把老漢头都吓疼了。不怕不怕，吓到狗身上去了。

李德昌：老伯休得取笑，請來这廂見礼。

高 山：作揖作揖。

李德昌：老伯請坐。

高 山：呃！你是一个人还是兩個人？

李德昌：我乃孤身一人。

高 山：就是你一个，再沒有旁人？

李德昌：沒有旁人。

高 山：不是的，我問清楚，要是有兩個人，我好打招呼。

李德昌：实实只有我一个人。

高 山：（指庙中菩薩）咄！你这个人說話不老实，沒有人那不是坐着一个？

李德昌：哎！老伯，那乃是庙中的菩薩。

高山：哦！是菩薩，不是人？我說，從來就沒見過這樣的怪人，那大個屎肚子一挺倒。

李德昌：老伯請坐。

高山：坐啦！

李德昌：老伯是怎樣到此？

高山：是我挑着担子，進城去做買賣。行到此地，被一陣大風大雨，把我吹進來的。

李德昌：老伯既是進城，有勞你給我帶個口訊歸家，叫我家娘子前來，不知老伯意下如何？

高山：那個，帶信啦？

李德昌：正是。

高山：帶不得。

李德昌：是怎樣的帶不得？

高山：老漢平生我有三戒。

李德昌：啊！哪三戒？

高山：一不給人做媒，二不給人做保，三不給人帶信。

李德昌：望老伯念小人病重難行，開了戒吧！

高山：我这三戒是對天盟了誓的，開不得。

李德昌：開了便怎樣？

高山：么樣呀！開了戒要長碗口大的瘡，還要挨打。

李德昌：老伯休要笑話。

高 山：当真的呀！

李德昌：老伯，想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你看我病倒在此，四外又无有旁人，倘若有了好歹，老伯你問心何安？

高 山：有么事何安，又不是我叫你病的咧。

李德昌：老伯，倘若后來有人知道，老伯从此經過，不肯給小人帶信，讓我病死在此，老伯就要背一个誤人性命之嫌。

高 山：呃，呃！你这才有味咧，求人帶信还放起刁來了。

李德昌：亦非是小人放刁，想我在此染病，只有老伯你一人知道，还望老伯行个方便。

高 山：呔！照你这一說，老漢不帶信，还脱不了身咧！

李德昌：不敢，要老伯劳神。

高 山：好咧！我今天就破戒替你去走一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
李德昌：我名李德昌，家中有个妻子名叫刘玉娘，有个孩兒名叫佛留。你和我的妻子說：就說我染病在此，行走不得，我还赚了十个銀子。

高 山：哎！（攔住李德昌的話，急起身至門口）喂！有躲雨的沒得罗？啊？有躲雨的都進來坐啦！啊？

(笑) 哈喲! 一个鬼也沒得。(進內)

李德昌: 老伯, 你在喊哪个?

高 山: 哎呀! 你这个人, 真是个糊涂虫, 常言道: 財不露白, 你有十个銀子, 这样一啣, 倘若被歹人听見了, 圖了你的財, 害了你的命, 那还說你是有錢惹禍, 老漢豈不是冤枉受个搭头罪。

李德昌: 老伯也太胆小了。

高 山: 嗯! 你胆大, 你死了还有十个銀子買棺材咧, 我死了連一个錢的生意也沒有做。

李德昌: 老伯休要取笑。

高 山: 你家住哪里?

李德昌: 老伯請听!

(唱“西皮搖板”)

家住在城西門醋务巷里——

高 山: 哎呀! 去不成。

李德昌: 老伯是怎样去不成?

高 山: 老漢平生最怕吃醋, 我聞不得那个酸味, 到醋务巷去, 那还了得?

李德昌: 老伯, 此乃是街名, 不酸的。

高 山: 哦! 是街名? 不酸?

李德昌: 嗯!

高 山: 不酸, 你就往下講咧!

李德昌：(接唱)新瓦房蓋的是坐東朝西。

高 山：哎！幸虧你說得早，益發都去不成。

李德昌：老伯又是怎樣的去不成？

高 山：老漢清早起來，碰到個算命的先生，他說
我去不得西方，一到西方就要惹鬼。

李德昌：什麼話？

高 山：呃，是真的呀！

李德昌：算命人的江湖話，休要听他。

高 山：不信哪？好咧，不信你就往下講咧！

李德昌：(接唱)斜對門生藥鋪是我的兄弟，

高 山：那你病十年也沒得關係，買藥不跑路。

李德昌：什麼話？

高 山：你隔壁？

李德昌：(接唱)有茶樓和酒館就在隔壁。

高 山：那好，有酒喝。你家中做什麼？

李德昌：(接唱)我家中做的是絨綫生意。

高 山：招牌？

李德昌：(接唱)招牌上“李德記”那就是的。

高 山：還有沒得？

李德昌：沒有了。

高 山：沒得哪？

李德昌：沒有了。

高 山：沒得——那我就少陪咧。

李德昌：老伯千万不要延誤。

高山：那我曉得，你放心。（挑担子）

李德昌：老伯休要延誤。

高山：哎呀呢！你这个人好結根，包不得錯就是的。（出門）

李德昌：送过老伯。

高山：呃呃！你進去，招呼風一吹，信還沒送到，你就翹了辮子。

李德昌：什么話？

高山：你進去啊！

（唱）叫老弟在廟中好生養病，
吔！天晴了。

我一定到你家去傳訊音。（下）

李德昌：（唱）這是我李德昌命不該盡，
但愿得娘子到早回家門。
哎唷！（下）

第三場 誤 傳

〔李文道藥店門前。高山上〕

高山：（唱“搖板”）

急急忙忙把大街進，
來此已是城西門。

（笑）哈嘛！我这个人才有味咧，一个担子